

《白鹿原》的史学意义

因为电影的出现，小说《白鹿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这部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以它的深沉厚重打动人心，也以它独特的文学观照引人注意。对于这部小说的品评，并没有随着其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停止。当电影《白鹿原》再次掀起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关注时，评论再次聚焦于一点：小说《白鹿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这部小说描写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关中乡村社会的历史面貌，它所经历的胜利或失败，它曲折而艰险的过程，搅动起无数人的命运。这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沉淀成记忆，凝结成历史。在清末民初的陕西关中，在关中近百个县中的滋水县，在滋水县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上几十个村庄中的白鹿村，在白鹿村中二百户农家中的白鹿两家，白鹿两家的十几个人物命运……他们不曾摆脱历史命运的沉浮，但同时又深藏一种内在的历史延续。人的命运，村庄的命运，地方社会的命运，在大历史的波澜中究竟如何呈现？

并非每一次大的历史转折，都会在民间社会掀起波澜，王朝的转折或者制度的变迁，对地方社会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的革命，而是各种权力关系的重新博弈。一个延续了千年农业文明的乡村社会，其实早已形成自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各种权力在这个秩序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当社会变动或者环境恶化，首先引发的是权力关系的失衡、破



《白鹿原——纪念出版20周年精装典藏版》，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坏，接着是混乱。然后，新秩序慢慢确立，摇摆，调整，最后达到重新稳定。祠堂被砸又修复；土地被卖又赎回；背叛者被驱逐出族门又重新回到祠堂祭祖；富绅地主的财产被瓜分又重新掠夺；革命被残杀又重新被点燃。旱灾、瘟疫、战乱、土匪、征税、抓壮丁……村庄秩序被打乱，继而又重建；再次打乱，再次重建……直到有一天，旧力量衰弱到无法重建旧秩序，新的力量终于建立起新秩序，一个新的社会面貌终于确立。在大时代的动荡里，每个人的

命运，与他的禀赋、气质以及社会网络有多少关联，是一个无法用只言片语说清楚的事情。白嘉轩和鹿子霖所代表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力量博弈，既有家族史和村庄史的背景，更有社会史的背景。如果说大时代的变动是所有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个人的禀赋、涵养以及家族的历史，则决定了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在时代命运里的角色。这是大时代里人的命运，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的命运。在这层意义上，小说《白鹿原》的历史意义不亚于甚或超越了文学意义。

首先，《白鹿原》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的新手法：真正的历史，不是历史年表的罗列，而是现实中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历史转折中的人，或者宏大历史场景中具体的人，构成了鲜活、生动的历史。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里写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白鹿原》对故事发展的历史背景，有着严谨的调查和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微观史学——尽管带有虚构性，但它所展现出的历史，真实且真切。

其次，《白鹿原》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观照：一个地方社会的历史可能会有自己的历史路线，自己的命运轨迹。清末民初，关中社会同样处于时代的转折中，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旱灾、饥荒、瘟疫……《白鹿原》是关民间对于这段历史的自我讲

述，它可能与以前的讲述有所出入，但是对于关中白鹿原上的农民而言，却是真实具体的历史经历。这是一种民间讲述。这种民间的自我讲述，有时候更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真实历史。

德国学者阿曼斯认为，讲述是为了记忆。记忆有三个动机：合法化、去合法化和致敬。合法化往往是出于各种的需要，以顺从胜利者的历史；去合法化则恰恰是为了记住那些被胜利者忽视的历史；致敬则是为了固化过去某些重要的记忆。人们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就已经决定哪些东西需要或者应该进入人们的记忆。当现实表现能够被现有历史结论解释，或者不需要做过多解释的时候，民间自我讲述的声音就会衰弱。如果现实不能够被现有的结论所解释，民间自我讲述的声音就会兴起。

陈忠实提炼出了一个典型的关中乡村，如白鹿村这样的村庄，关比比皆是。每一个村庄似乎都有着独特的面貌，其所记忆的故事，口口相传。为什么民间一定要延续这些故事，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不禁令我们产生出这样一个追问：关中的自我历史中，某些对关中格外重要的历史事实，可能在被忽略。

真正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书里记录的革命、战争和灾荒，还有人们如何经历这些革命、战争和灾荒。这是小说《白鹿原》馈赠给我们的礼物。（赵爽英）



《安静》作者：[美]苏珊·凯恩 出版：中信出版社

这个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内向者。相对于交谈，他们更喜欢聆听，相对于参加喧嚣的聚会，他们更倾向安静的阅读；他们致力于创造却不愿自我推销；他们宁愿一个人独立工作也不喜欢加入到小组的头脑风暴之中。虽然，他们常常被贴上“安静”的标签，但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凡·高的向日葵到个人电脑的发明等等。

外向与内向，只是性格差异，本无优劣之分，但当“外向理想”成为世界趋势，内向性格是次一等的性格吗？《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作者苏珊·凯恩并不苟同这种看法，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前华尔街律师，喜欢安静，不喜欢喧闹。苏珊以众多的事实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为依据，说明内向性格的竞争力在哪里。根据多个案例分析，苏珊·凯恩向人们展示了作为一名内向者，在一个喧闹的世界里保持安静与沉默的优势和潜在力量，并开启了一段关于性格以及应该如何重视那些生性安静、沉思、敏感之人的讨论。



《婚姻是设计出来的》作者：[美]唐纳德·沃尔特斯 出版：中国商业出版社

对于女人而言，一辈子能够遇上爱自己、呵护自己的男人不容易。毫无疑问，每对步入婚姻殿堂的夫妻都渴望幸福美满、长相厮守。但，婚姻做起来比听起来困难、现实得多。新鲜感的缺失、生活的乏味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会让婚姻的色彩逐渐暗淡下来。其实爱还在，只是被生活掩盖了光芒。需要学会用美的眼睛去寻找依偎的美好，发现共牵手的真谛。

《婚姻是设计出来的》作者便发现“婚嫁”二字藏着许多妙趣，婚姻不应是美丽却静止的图画，而应该是一个继续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婚姻未必能实现浪漫主义者的瑰丽梦想，但它却可以提供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作者通过自己六十年成功经营婚姻的经验，给出了最为实用的忠告，比如：“男人表面上是坚强的，可是骨子里还是有一点脆弱。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小男孩，成功的妻子会让丈夫在家中脱下坚强的面具。”

富裕了，灵魂安在？情归何处？

——柯兆龙与他的新移民文学写作

原籍上海、如今移民加拿大的作家柯兆龙继他的长篇小说《局里局外》出版并受读者好评之后，又推出了其续篇《情归何处》。两书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前，“第三次移民浪潮与北美新移民写作暨柯兆龙作品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召开。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炳亮指出，中国当代有非常好的作家，却十分缺乏表现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柯兆龙移民系列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为新移民进行文学立传，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代海外华文文学在第三波移民浪潮上的空白。其次，由于其作品强烈的纪实性，也为研究新移民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针对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的现

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当代海外华文文学最凸显的一个特点便是它的混血性和跨界性。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经验书写，它既非外国经验的简单移植，也非中国经验的异化处理。正是出于此种混杂性，所以柯兆龙的作品拥有了其特有的丰盛感。他认为，柯兆龙作品超越了过往移民小说的经典之作《北京人在纽约》，真实、全面地展现了投资移民的生存状态、伦理矛盾及其差异与融合，成功打破了通俗与严肃的文学门槛。但是，作品在处理“我们是谁、我是谁”的小说艺术核心问题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瑕疵。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剑华则对柯兆龙作品的主题给予了深刻地

解析。他认为，两部作品可读性都非常强，语言干净，但相对来说，《情归何处》比《局里局外》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然而，最让其触动的是两部作品都同时写出了新移民的生存困境，其中萦绕的负罪感、沮丧感和逃离倾向让人们重新认识新移民群体和当代社会文化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近年持续关注离散写作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充分肯定了柯兆龙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他阐述道，书写中国经验的离散写作作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反观本土文化的视域，同时这种写作也是作为整体中国经验的延伸带和补充而存在的。在他看来，移民小说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寻梦性”，失去了“寻梦

性”，文化冲突的展现便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兆龙的小说从寻梦开始，继而进入深度交流，最后凸显出海外精英阶层的财富困境与精神境遇。这种“企业家+移民文学”的题材模式之前从未出现，因此柯兆龙的作品为同类小说提供了异质元素，拓展并延伸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剑晖评价道，以往的移民小说更多的是反映励志的主题，但柯兆龙作品却没有落到此一陈词滥调的窠臼当中，而逐渐自觉地向反思批判层面进行思想潜挖，从而得以超越二元对立的立场，重新审视国家、民族、社会的文化冲突。

（编辑）

风土人情入诗画

——读《我的花溪情缘》

沈裕慎先生的新书《我的花溪情缘》，是本散文随笔集，收入了散文和随笔88篇，分柳絮月影、似水流年、有滋有味、书田浅犁、载笑载言等五辑，涉及面广，题材丰富。大事小事，娓娓道来，在细腻的叙述中，与读者进行心灵上的对话。书中充溢着作者对家乡、对生活的深深眷恋，同时，也蕴含着对人生、对社会文化的深邃思考。

沈先生的这本书注重纪实风格，叙事与抒情结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旷达幽远的意境。故乡的菜花，路上看到的风中的牵牛花，家里阳台上看到的燕子，蝉的叫声，原野上的秋天，炊烟袅袅，都是他可以联

想和写作的材料，读来令人爱不释手。《菜花深处是故乡》这样写道：“阡陌间那弯弯曲曲、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成片成片的油菜花的倒影，清晰可见。碧波映黄花，花在水中开，水在花中流，烟雨蒙蒙，影影绰绰，使江南的灵秀中又多了几分神奇和魅力。蓝天、白云、粉墙、屋瓦、河流、啃草的水牛和几个玩耍的孩子，与花浑然一体。我好像被扔进了画里。”“河边田头，在秋日里，展示着最深沉的颜色，这种颜色显得大地深厚而深沉。田间作物在风霜雨露的滋润下，经过最后一道工序的酝酿，如深藏在地窖中的百年老酒，只等揭开酒坛盖子，便香气四溢。这

时，秋风里弥漫着五谷杂粮熟透的醇香，我又变得青春激荡了。啜饮着这天地之气，我仿佛觉得自己也长成了一棵肃立饱满的庄稼。”——作者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对秋庄稼太了解了。他描述出来的文字，就是这样精致、优美。

《对那过去年代用过的票证》、《成为他的尘封往事》、《国歌声中话国歌》、《第一次坐飞机》、《难忘的小弄堂》，都是他散文作品的题目。《记忆中的父亲》，写与父亲的感情。儿时一个个难忘的镜头温馨回放：游泳时，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划水；小溪里，和我们一起捉鱼；夏夜里，拿着小瓶子给我们抓萤火虫；雪地上，他

跑在前面让我们跟着他的大脚印踩，看到我们摔倒了又跟着一起哈哈大笑……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父亲一天天地衰老。年少时，生活在父母膝下，梦却在远方。当我们羽翼渐丰，情感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时，与父母的交流却变得越来越少，及至自己也为人父，甚至不再年轻，梦才回到父母身边。直至某一天，突然醒悟，如果你的世界将要被洪水淹没，父母才是你最后的诺亚方舟。读到这样动人心魄的文字，不禁为作者“风土人情入诗画”所感动。

（忻才良）